

汉
魏
丛
书

汉魏丛书

新序卷六

刺奢第六

桀作瑤臺。罷民力。殫民財。爲酒池糟隄。縱靡靡之樂。
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。羣臣相持歌曰。江水沛沛兮。
舟楫敗兮。我王廢兮。趣歸薄兮。薄亦太兮。又曰。樂兮。
樂兮。四牡蹻兮。六轡沃兮。去不善而從善。何不樂兮。
伊尹知天命之去。舉觴而告桀曰。君王不聽臣之言。
亡無日矣。桀拍然而作。啞然而笑。曰。子何妖言。吾有
天下如天之有日也。日有亡乎。日亡吾亦亡矣。於是

接履而趣。遂適湯。湯立爲相。故伊尹去夏入殷。殷王而夏亡。

紂爲鹿臺。七年而成。其大三里。高千尺。臨望雲雨。作炮烙之刑。戮無辜。奪民力。冤暴施於百姓。慘毒加於大臣。天下叛之。願臣文王。及周師至。令不行於左右。悲夫。當是時。求爲匹夫不可得也。紂自取之也。

魏王將起中天臺。令曰。敢諫者死。許綰負操鋪入曰。聞大王將起中天臺。臣願加一力。王曰。子何力有加。綰曰。雖無力。能商臺。王曰。若何。曰。臣聞天與地樹。去

萬五千里。今王因而半之。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。高
既如是。其趾須方八千里。盡王之地。不足以爲臺趾。
古者堯舜建諸侯。地方五千里。王必起此臺。先以兵
伐諸侯。盡有其地。猶不足。又伐四夷。得方八千里。乃
足以爲臺趾。林木之積。人徒之衆。倉稟之儲。數以萬
億。度八千里之外。當定農畝之地。足以奉給王之臺
者。臺具以備。乃可以作。魏王默然無以應。乃罷起臺。
衛靈公以天寒鑿池。宛春諫曰。天寒起役。恐傷民。公
曰。天寒乎。宛春曰。君衣狐裘。坐熊席。隩隅有竈。是以

不寒。今民衣弊不補。履決不葺。君則不寒。民誠寒矣。
公曰善。令罷役。左右諫曰。君鑿池不知天寒。以宛春
知而罷役。是德歸宛春。怨歸於君。公曰不然。宛春魯
國之匹夫。吾舉之。民未有見焉。今將令民以此見之。
且春也有善。寡人有春之善。非寡人之善。與。靈公論
宛春。可謂知君之道矣。

齊宣王爲大室。大蓋百畝。堂上三百戶。以齊國之大
具之。三年而未能成。羣臣莫敢諫者。香居問宣王曰。
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。

王曰爲無主。敢問荆邦爲有臣乎。王曰爲無臣。居曰。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。而羣臣莫敢諫者。敢問王爲有臣乎。王曰爲無臣。香居曰。臣請避矣。趨而出。王曰。香子留。何諫寡人之晚也。遽召尚書曰。書之。寡人不肖。好爲大室。香子止寡人也。

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。謂侍者曰。我誠邦士也。夫飲酒五日五夜矣。而殊不病。優莫曰。君勉之。不及紂二日耳。紂七日七夜。今君五日。襄子懼。謂優莫曰。然則吾亡乎。優莫曰。不亡。襄子曰。不及紂二日耳。

不亡何待。優莫曰：桀紂之亡也，遇湯武，今天下盡桀也。而君紂也，桀紂並世焉，能相亡然亦殆矣。

齊景公飲酒而樂，釋衣冠自鼓缶，謂侍者曰：「仁人亦樂是夫。」梁丘子曰：「仁人耳目亦猶人也，奚爲獨不樂此也？」公曰：「速駕迎晏子。」晏子朝服而至，公曰：「寡人甚樂此樂也，願與夫子共之。」請去禮。晏子對曰：「君之言過矣。齊國五尺之童子，力盡勝嬰而又勝君，所以不敢亂者，畏禮也。上若無禮，無以使其下；下若無禮，無以事其上。夫麋鹿唯無禮，故父子同麋，人之所以貴。」

於禽獸者。以有禮也。詩曰。人而無禮。胡不遄死。故禮不可去也。公曰。寡人無良左右。淫湎寡人。以至於此。請殺之。晏子曰。左右何罪。君若好禮。左右有禮者至。無禮者去。君若惡禮。亦將如之。公曰。善。請革衣冠。更受命。乃廢酒而更尊。朝服而坐。觴三行。晏子趨出。魏文侯見箕季。其牆壞而不築。文侯曰。何爲不築。對曰。不時。其牆枉而不端。問曰。何不端。曰。固然。從者食其園之桃。箕季禁之。少焉。日晏。進糲餐之食。瓜瓠之羹。文侯出。其僕曰。君亦無得於箕季矣。曩者進食。臣

竊窺之。糲餐之食。瓜瓠之羹。文侯曰。吾何無得於季也。吾一見季而得四焉。其墻壞不築。云待時者。教我無奪農時也。墻枉而不端。對曰。固然者。是教我無侵封疆也。從者食園桃。箕季禁之。豈愛桃哉。是教我下無侵上也。食我以糲餐者。季豈不能具五味哉。教我無多歛於百姓。以省飲食之養也。

士尹池爲荆使於宋。司城子罕止而觴之。南家之墻擁於前而不直。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。士尹池問其故。司城子罕曰。南家工人也。爲輓者也。吾將徙之。

其父曰吾恃爲鞅已食三世矣。今徙是宋邦之求鞅者。不知吾處也。吾將不食。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。爲是故吾不徙。西家高。吾宮卑。潦之經吾宮也。利爲是故不禁也。士尹池歸荆。適興兵欲攻宋。士尹池諫於王曰。宋不可攻也。其主賢。其相仁。賢者得民。仁者能用人。攻之無功。爲天下笑。楚釋宋而攻鄭。孔子聞之。曰。夫修之於廟堂之上。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。司城子罕之謂也。

魯孟獻子聘於晉。宣子觴之。三徙鍾石之懸。不移而

具獻子曰富哉家。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。獻子曰吾家甚貧。惟有二士。曰顏回。茲無靈者。使吾邦家安平。百姓和協。惟此二者耳。吾盡於此矣。客出。宣子曰彼君子也。以養賢爲富。我鄙人也。以鐘石金玉爲富。孔子曰孟獻子之富。可著於春秋。

鄒穆公有令。食鳧鴈必以粃。無得以粟。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。二石粟而得一石粃。吏以爲費。請以粟食之。穆公曰去。非汝所知也。夫百姓飽牛而耕。暴背而耘。勤而不惰者。豈爲鳥獸哉。粟米人之上食。奈何。

其以養鳥。且爾知小計。不知大會。周諺曰。囊漏貯中。而獨不聞歟。夫君者民之父母。取倉之粟。移之於民。此非吾之粟乎。鳥苟食鄒之粃。不害鄒之粟也。粟之在倉與在民。於我何擇。鄒民間之。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。此之謂知富邦。下。吾子立爲諸侯焉。堯授舜。吾子猶存焉。及吾在位。子辭諸侯而耕。何故。伯成子高曰。昔堯之治天下。舉天下而傳之他人。至無欲也。擇賢而與之其位。至公也。以至無欲。至公之行。示新序卷六終。而民勸。不罰而民畏。舜亦猶然。今君貴

齊東野語

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

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

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

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鑽石金玉爲

富一豔也此士賤財富者於春秋

亦食與矣又於其何對濫矣聞之皆快亦歎與公寒

此非吾之粟平鳥若食濫之味不害濫之粟也粟之

而斷不開與夫吾昔與之父母如食之粟絲之飲其

其以養鳥且懶哉不信不快大會問諸曰養鳥類也

新序卷七

節士第七

堯治天下。伯成子高爲諸侯焉。堯授舜。舜授禹。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。禹往見之。則耕在野。禹趨就下位而問焉。曰。昔者堯治天下。吾子立爲諸侯焉。堯授舜。吾子猶存焉。及吾在位。子辭諸侯而耕。何故。伯成子高曰。昔堯之治天下。舉天下而傳之他人。至無欲也。擇賢而與之其位。至公也。以至無欲。至公之行。示天下。故不賞而民勸。不罰而民畏。舜亦猶然。今君賞

罰而民欲且多私。是君之所懷者私也。百姓知之。貪
爭之端自此始矣。德自此衰。刑自此繁矣。吾不忍見。
以是處野也。今君又何求而見我。君行矣。無留吾事。
耕而不顧。書曰。旁施象刑。維明。及禹不能。春秋曰。五
帝不告。誓信厚也。

桀爲酒池。足以運舟。糟丘足以望七里。一鼓而牛飲
者三千人。關龍逢進諫。曰。爲人君。身行禮義。愛民節
財。故國安而身壽也。今君用財若無盡。用人若恐不
能死。不革。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。君其革之。立而不

去朝。桀因囚拘之。君子聞之曰。末之命矣夫。
紂作炮烙之刑。王子比干曰。主暴不諫。非忠臣也。畏
死不言。非勇士也。見過則諫。不用則死。忠之至也。遂
進諫。三日不去朝。紂因而殺之。詩曰。昊天太憮。予慎
無辜。無辜而死。不亦哀哉。

曹公子喜時。字子臧。曹宣公子也。宣公與諸侯伐秦。
卒於師。曹人使子臧迎喪。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。
負芻殺太子而自立。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。宣公旣
葬。子臧將亡。國人皆從之。負芻立。是爲曹成公。成公